

永樂大典

卷〇七四九 喪字

卷〇七五〇 喪字

卷〇七五三 喪字

卷〇七五四 喪字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四百四十九

十八陽

喪

喪服小記篇三

君雖未知喪臣服已

鄭玄注從服者所從雖在外自者所從雖
穎達疏生不至不說正義曰至不說

稅服之體生不及祖父母諸父昆弟者鄭意云謂父先本國有此諸親後成隨官出遊居於他國更取而生此子此子生則不及歸與本國祖父以下諸親相識故云不及謂不及歸見也而父稅喪已則否者若此諸親死道路既遠喪年限已竟而始方聞父則稅之稅之謂追服也父雖追服而此子否故云已則否也所以否者鄭言不貴非時之恩於人所不能也若時年未竟則稅服其全服然已在他國復生得本國有弟者謂假令父後又適他國更取所生之子則為已弟故有弟也王云以為計已之生不及此親之存則不稅若此親未亡之前而已生則稅之也又謂昆弟為諸父之昆弟也劉知蔡謨等解王義與王同而以弟為衍字庾氏以為已謂死者為昆則謂已為弟已不能稅昆則昆亦不能稅已昆弟尚不能相稅

則餘疏者不稅可知也。此等並非鄭義。今所不取。注當其至之言。正義曰。知當其時則服者以稅是不相當之言。若服未除。則猶是服內服。故知則服謂服其全服。按禮論云。存服其殘服者。庾氏以爲非也。云稅讀如無禮。則稅之稅者。按左傳僖三十三年。秦師襲鄭。過周北門。超乘者三百人。王孫滿尚幼觀之。言於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輕則寡謀。無禮則脫。今讀從之也。云稅喪者。喪與服不相當之言者。稅是輕稅。或前後不與正時相當。故云稅也。降而在總小功者。則稅之。此句廣釋檀弓中曾子所說也。曾子所云小功不稅。是正小功耳。若本大功以上降而在總小功者。則爲稅之。本情重故也。注此句至則否。正義曰。鄭玄此云一則爲此句。至連親屬之下。不應孤在君服中央也。二則若此諸父昆弟在下殤死者。則父亦稅之。故知宜承父稅喪。已則否之下也。爲君至服已。正義曰。此一節明臣爲君親稅之與否。今各依文解之。爲君之父母者。此謂臣出聘不在。而君諸親喪。而臣後方聞其喪時。若君未除。則從爲服之。若君已除。則臣不稅之。所以然者。息輕故也。近臣君服斯服矣者。鄉明臣獨行不稅。此明賤臣從君出朝覲在外。或遇險阻不時反國。比反而君諸親喪。君自稅之。而臣之卑近者則從君。明之非稅義也。其餘爲臣之貴者。

群介行人宰史之屬。若君親服限未除而君既服之。則臣下亦從而服之也。若限已竟而君稅之。此臣不從君而稅。君雖未知喪。臣服已者。此謂君出而臣不隨君。而君之親於本國內喪。君雖未知而在國之臣。即服之也。嫡從君之未服。臣不先服。故明得先服也。注從服至服也。正義曰。若如也。謂自如尋常依限著服也。凡從服者悉然也。要義生不及見之親父稅喪。已則否。見前注疏。衛從集說生不及祖父母諸父昆弟而父稅喪已則否。淳于氏曰。據降而總小功者稅之。蓋正親而重骨肉也。今父在則祖周。父亡則三年。此非重歟。若但以不見則割其至親之本愛。而忽惻怛之痛。使與諸父母昆弟同制。此其可乎。尊祖之義於是踈矣。又禮為慈母之父母無服。亦云恩不能及。恩不及者慈母之父母則可也。今以他故。生不見祖而以為非時之恩。意實不厭。嚴陵方氏曰。日月已過。乃聞喪而服曰稅。降而在總小功者則稅之。山陰陸氏曰。嫡小功不稅。降服亦是也。攷出之在此。非脫誤也。即承父稅喪。已則否。於義不倫。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櫟詳解近臣君服斯服矣。君有喪服。近臣斯從而服矣。其餘從而服不從而稅。近臣君稅。亦從而稅。除同前疏。衛從集說。陳櫟集說。生不及祖父母諸父昆弟而父稅喪。已則否。稅者。日月已過。始聞其死。追而為之服。

也。此言生於他國。而祖父母諸父昆弟皆在本國。已皆不及識之。今聞其死而日月已過。父則追而服之。已則不服也。爲君之父母妻長子。君已除喪而後聞喪。則不稅。卿大夫爲君之父母妻長子皆有服。今以出使他國。或以事久留。君除喪之後。已始聞喪。不追服也。降而在總。小功者則稅之。降者殺其正服也。如叔父及適孫正服。皆不杖期。死在下殤。則皆降服。小功如庶孫之中殤。以大功降而爲總也。從祖昆弟之長殤。以小功降而爲總也。如此者皆追服之。檀弓。曾子所言小功不稅。是正服小功。非謂降也。凡降服重於正服。詳見儀禮。近臣君服斯服矣。其餘從而服。不從而稅。近臣。卑賤之臣也。此言小臣有從君往他國。既返而君之親喪已過服之月。日君稅之。此臣亦從君而服。其餘謂卿大夫之從君出爲介爲行人宰史者。返而君服限未滿。亦從君而服。若在限外而君稅。則不從君而稅也。君雖未知喪。臣服已。此言君在他國而本國有喪。君雖未知而諸臣之留國者。自依禮成服。不待君返也。黃震

日抄爲君之父母至則稅之。遠兄弟輕服皆自父祖之親降殺而及之。故云降而在總。小功。餘同前注疏。

虞杖不入於室。

祔杖不升於堂。

鄭玄注。衰益衰。敬彌多也。虞於寢。祔於祖廟。孔穎達疏。虞杖至於堂。正義曰。此論衰殺去杖之節。

也。注虞於寢。附於祖廟。正義曰按士虞禮虞於寢。又按檀弓云明日附于祖。是附於祖廟也。要義虞杖不入室。附杖不升堂。見前注衛湜集說

嚴陵方氏曰。喪禮先虞而後附。虞杖特不入於室而已。至於附杖。則雖室亦不升焉。蓋乘雖乘而敬愈不衰也。室內而堂外。故於室曰入。堂高而陞卑。故於堂曰升。論語於室亦曰入。於堂亦曰升者。義亦如此。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標詳解虞杖不入於室。葬而虞祭。則孝子入室去杖。

是杖不入於室也。附杖不升於堂。虞之明日附於祖。則孝子升堂去杖。是杖不升於堂也。陳澧集說虞杖不入於室。附杖不升於堂。虞祭在寢。祭後

不以杖入室。附祭在祖廟。祭後不以杖升堂。皆殷衰之節也。彭氏秦圖註義虞安神也。附附廟也。餘同前衛湜集說。**為君母後**

者。君母卒。則不為君母之黨服。鄭玄注徒從也。所從亡則已。陸德明音義不為于偽

反。下妾為君注大夫為庶子同。孔穎達疏為君至黨服。正義曰。此經論徒從所從亡則已之事。為君母後者。謂無適立庶為後也。妾子於君母之黨。悉徒從。若君母卒。則不服君母之黨。令既君母沒為後者。嫌同於適服君母之黨。故特明之。徒從也。所從亡則已。謂與不為後同也。黃震日抄適

為屬從母沒亦服
母之黨。餘同前疏。

經殺五分而去一杖大如經。

鄭玄注如要經也。陸

德明音義去起呂反。下去杖并注同。經大結反。要一廷反。下文要經注上至要皆同。孔穎達疏經殺至如經。正義曰。此一節論杖大如要經之義。

經殺者。按喪服傳云。苴經大搨。左本在下。去五分一。以為帶。是首尊而要卑。卑宜小。故五分而去一。象服數有五也。杖大如經者。謂如要經也。鄭

所以知然者。以其同在下之物故也。衛是某說賈氏曰。苴經大搨。搨是搨

物之稱。搨中人一搨而言。大者搨大。搨指與大。巨指搨之。故言大也。山

陰陸氏曰。齊衰之經。斬衰之帶也。大功之經。齊衰之帶也。杖大如經。蓋如

其經。即如要經。是如帶。非如經也。新安朱氏曰。首經大一搨。只是搨指

與第二指一圓。腰經較小。絞帶又小於要經。要經象大帶兩頭長垂下。絞

帶象革帶一頭串於中而束之。又曰。首經右本在上者。齊衰經之制。以麻

根處著頭右邊。而從額前向左圓向頭後。却就右邊元麻根處相接。即以

麻尾藏在麻根之下。麻根搭在麻尾之上。綴殺之。有纓者。以其加於冠外。

故須著纓方不脫落也。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棟詳解經殺五

分而去一。首經之降殺。五分而去一。以為腰經。杖大如經。杖之大如腰經。

之大。除同前。疏。衛。說。陳。皓。集。說。經。殺。五。分。而。去。一。杖。大。如。經。喪。服。傳。曰。直。經。大。搗。左。本。在。下。去。五。分。一。以。為。帶。經。大。搗。者。謂。首。經。也。五。分。減。一。分。則。要。經。之。大。也。遞。減。之。則。齊。衰。之。經。大。如。斬。衰。之。帶。去。五。分。一。以。為。齊。衰。之。帶。大。功。之。經。大。如。齊。衰。之。帶。去。五。分。一。以。為。大。功。之。帶。小。功。之。經。大。如。大。功。之。帶。去。五。分。一。以。為。小。功。之。帶。總。麻。之。經。大。如。小。功。之。帶。去。五。分。一。以。為。總。麻。之。帶。麻。在。首。在。要。皆。曰。經。分。言。之。則。首。曰。經。要。曰。帶。搗。者。搗。也。未。子。曰。見。前。衛。說。集。說。

妾為君之長子與女君同

鄭玄注。不敢以恩輕。輕服君之正統。孔穎

達疏。妾。為。至。君。同。正。義。曰。此。一。經。論。妾。從。女。君。服。同。女。君。為。長。子。三。年。妾。亦。為。女。君。長。子。三。年。故。云。與。女。君。同。也。

除喪者先

重者

鄭玄注。謂練男子。除乎首。婦人除乎帶。

易服者易輕者

鄭玄注。謂大喪既虞卒。哭。而。遭。小。喪。也。其。易。喪。

服。男。子。易。乎。帶。婦。人。易。乎。首。孔。穎。達。疏。除。喪。至。輕。者。正。義。曰。此。一。節。論。服。之。輕。重。相。易。及。除。脫。之。義。重。謂。男。首。經。女。要。經。男。重。首。女。重。要。凡。所。重。者。有。除。無。變。所。以。卒。哭。不。受。以。輕。服。至。小。祥。各。除。其。重。也。謂。練。男。子。除。乎。首。婦。人。除。乎。帶。是。也。易。服。者。易。輕。者。易。謂。先。遭。重。喪。後。遭。輕。喪。變。先。者。

輕則謂男子要婦人首也。謂先遭斬服。虞卒哭。已變葛經。大小如齋衰之麻。若又遭齊衰之喪。齊衰要首皆杜麻。杜麻則重於葛。服宜從重。而男不變首。女不易要。以其所重故也。但以麻易男要女首。是所輕故也。男子易手帶。婦人易手首。若未虞卒哭。則後喪不能變也。要義除喪先重。易服先輕。見前注。陳揀詳解除喪者。先重者。除喪先除重者。練祭而小祥。各除所重。男子除首經。婦人除要經也。易服者。易輕者。如斬衰既虞卒哭。而遭齊衰。其易喪服。則易其輕者。男子易手要。婦人易手首。虞卒哭。已變麻經。為葛經。今但以杜麻易男要女首。其男首女要不易也。餘同。前注疏。

無事不辟廟門

鄭玄注。鬼神尚幽闇也。廟。殯宮。陸德明音義。辟。婢亦反。徐扶亦反。

皆哭於其

次

鄭玄注。無時哭也。有事則入即位。孔穎達疏。無事至其次。正義曰。此一經論在殯無事之時。無事不辟廟門者。辟。闇也。廟門。殯宮門。

也。鬼神尚幽闇。若朝夕入即位哭。則暫開之。若無事則不開也。哭皆於其次者。次。謂倚廬。唯朝夕哭入門內即位耳。若晝夜無時之哭。則皆於廬次之中也。凡葬前哭晝夜無時。若有事。謂賓來弔之時。則入即位。若朝夕哭。及適子受弔之事。並入門即位而哭。陳揀詳解無事不辟廟門。無事。謂

無賓來予。及朝夕哭等事。則不間殯宮之門。餘同前注。疏陳澧集說無事不辟廟門哭皆於其次。朝夕之哭與受弔之哭皆即門內之位。餘見前

疏注復與書銘自天子達於士其辭一也男子稱名

婦人書姓與伯仲如不知姓則書氏

鄭玄注此謂殷禮也殷質不重名復

則臣得名君周之禮天子崩復曰皐天子復諸侯薨復曰皐某甫復其餘及書銘則同陸德明音義如不知姓一本無姓知二字孔穎達疏復與至

書氏正義曰此一經論復與書銘男女名字之別也書銘謂書亡人名字於旌旗也天子書銘於天常諸侯以下則各書於旌旗也達於士其

辭一也者謂士與天子同也男子稱名者此並殷禮殷質不重名故復及銘皆書稱名也周世則尚文臣不名君天子復曰皐天子復矣諸侯復

曰皐某甫復矣婦人書姓與伯仲者與及也復則婦人稱字此云書姓及伯仲是書銘也姓謂如魯姬齊姜也而伯仲隨其次也此亦殷禮也周之

文未必有伯仲當云夫人也如不知姓則書氏者氏如孟孫三家之屬謂書銘亦殷禮也殷無世繫六世而昏故婦人有不知姓者周則不然有

宗伯掌定繫世。百世婚姻不通。故必知姓也。若妾有不知姓者。當稱氏矣。
注其餘至則同。正義曰。若周天子諸侯復與殷異。其餘謂卿大夫以

下書銘則異殷同矣。要義復與書銘有姓氏名伯仲之異。見前注疏。衛湜
集說嚴陵方氏曰。復謂招魂也。銘即明旌也。伯仲則長幼之第也。山陰

陸氏曰。男子稱名。所謂臯某復是也。先儒謂周禮天子復曰臯天子復。諸
侯復曰臯某復。此讀復曰天子復矣之誤也。復曰天子復矣。是告人以天

子復。非復天子之詞。據崩曰天王崩。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鵠
詳解復與書銘。自天子達於士。其辭一也。復謂招魂。書銘謂書明旌。自天

子達。其辭無辨。殷禮也。

餘同前注

陳鵠

集說復與書銘至則書氏。復

招魂以復魄也。書銘書死者名字於明旌也。檀弓疏云。士喪禮為銘各以

其物。士長三尺。大夫五尺。諸侯七尺。天子九尺。若不命之士。以緇長半幅
長一尺。輕末長終幅長二尺。總長三尺。周禮天子之復曰臯天子復。諸侯

則曰臯某甫復。此言天子達於士。其辭一者。殷以上質不諱名。故臣可以
名君歟。男子稱名。謂復與銘皆名之也。婦人銘則書姓及伯仲。此或亦是

殷以上之制。如周則必稱夫人也。姓如魯是姬姓。後三家各自稱氏。所謂
氏也。殷以前六世之外。則相與為昏。故婦人有不知姓者。周不然矣。黃震

日抄周禮天子復曰臯天子復則不稱名取妻
亦無不知姓者先儒遂以此爲殷禮除同前注
斬衰之葛與齊衰

之麻同

鄭玄注經之大俱七寸五分寸之一帶五寸二十五分寸之十九

齊衰之葛與大功

之麻同

鄭玄注經之大俱五寸二十五分寸之十九帶四寸百二十五分寸之七十六

麻同皆兼服

之

鄭玄注皆者皆上二事也兼服之謂服麻又服葛也男子則經上服之葛帶下服之麻婦人則經下服之麻同自帶其故帶也所謂易服

易輕者也兼服之文主於男子孔穎達疏斬衰至服之

正義曰此一節

明前遭重喪後遭輕喪麻葛兼服之義斬衰之葛與齊衰之麻同者斬

衰既虞受服之葛首經要帶與齊衰初喪麻經帶同經則俱七寸五分寸

之一帶俱五寸二十五分寸之十九齊衰之葛與大功之麻同者齊衰

變服之葛與大功初死之麻同經俱五寸二十五分寸之十九帶俱四寸

百二十五分寸之七十六麻同皆兼服之者皆上斬衰齊衰大功麻葛

之事也兼服謂服麻又服葛也斬衰既虞遭齊衰斬衰男子則要服齊衰

之麻帶首服斬衰之葛經婦人則首服齊衰之麻經要仍服斬衰之麻帶

婦人上下皆麻。此云麻葛兼服之。謂男子也。注經之至十九。正義曰。知經帶大小如此者。按喪服傳云。苴經大搨。去五分一以爲帶。齊衰之經。斬衰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爲帶。大功之經。齊衰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爲帶。喪服所云。謂初喪麻之經帶也。至既虞變葛之時。經帶漸細。降初喪一等。斬衰葛經帶。與齊衰初死麻之經帶同。故云經俱七寸五分寸之一。所以然者。就首經九寸之中。五分去一。以五分之去一分。故七寸五分寸之一。其帶又五分去一。又就葛經七寸五分寸之一之中。五分去二。故帶五寸二十五分寸之十九也。此即齊衰初死之麻經帶矣。齊衰既虞變葛之時。又漸細。降初喪一等。與大功初死麻經帶同。大功首經與齊衰初死麻帶同。俱五寸二十五分寸之十九也。其帶五分首經去一。就五寸二十五分寸之十九之中。去其一分。故餘有四寸百二十五分寸之七十六也。凡苴之法。皆以五乘母。乘母既訖。納子餘分以爲積數。然後以寸法除之。但其事繁碎。故畧舉大綱也。注皆者。至男子。正義曰。二事。謂斬衰葛與齊衰麻同。齊衰葛與大功麻同。故云皆上二事也。云男子則經上服之葛。帶下服之麻者。以前文云。易服者易輕者。聞傳篇云。男子重首則要輕也。是男子易要帶不易首經。故云則經上服之葛。帶下服之麻也。云婦人則

經下服之麻同。自帶其故帶也者。以下服初死故服下服之麻。故檀弓篇云。婦人不葛帶是也。前服受服之時。不變葛。仍服前麻帶。故云帶其故帶也。云兼服之文。主於男子者。言婦人經帶俱麻。今經云麻葛兼服之。故云主於男子也。**衛湜集說**斬衰之葛。至皆兼服之。山陰陸氏曰。謂若斬衰卒哭。男子變要經以葛。若又遭齊衰之喪。則以齊衰之麻易葛帶。其首經猶是斬衰之麻。女子更首經以葛。若又遭齊衰之喪。則以齊衰之麻易葛經。其要經猶是斬衰之麻。是之謂兼服。是何也。斬衰之葛與齊衰之麻同故也。下教此。鄭氏謂服麻又服葛誤矣。故曰兼服之。服重者。則易輕者也。鄭氏曰。見前注。北氏曰。見前疏。**陳櫟詳解**斬衰之葛與齊衰之麻同。斬衰虞卒哭。後所易之葛。經與齊衰麻經之大小同。齊衰之葛與大功之麻同。經之制。重服大於輕服。初服大於變服。麻同皆兼服之。斬衰易葛經。後若遭齊衰之喪。則以齊衰之麻易葛帶。其首經猶是斬衰之麻。女易首葛經。後若遭齊衰之喪。則以齊衰之麻易葛經。其要帶。猶是斬衰之麻。是之謂兼服之麻同。皆者。總上文二麻同。皆如是也。齊衰葛與大功麻同。亦謂後遭大功喪也。**陳澧集說**斬衰之葛。至皆兼服之。上章言經殺。皆是五分去一。此言斬衰卒哭。後所受葛。經與齊衰初死之麻。經大小同。齊衰變服之

葛經與大功初死之麻經大小同。麻同皆兼服之者。謂居重喪而遭輕喪。服麻又服葛也。上章言男子易要經不易首經。故首仍重喪之葛。要乃輕喪之麻也。婦人卒哭後無變。上下皆麻。此言麻葛兼服者。止謂男子耳。彭氏纂圖註義本注與陸氏微異。今會釋之。斬衰之葛與齊衰之麻同者。

謂男子初服斬衰首着苴經大九寸。就苴經九寸之中。五分去一。將七寸五分寸之一以爲帶。二者俱用麻。至既虞卒哭時。經帶漸細。降初喪一等。以七寸五分寸之一爲首經。仍用麻。就此七寸五分寸之一之中。又五分去一。得五寸二十五分寸之十九。以爲帶用葛。凡齊衰初喪之麻帶與斬衰卒哭後葛帶寸數無異。故曰斬衰之葛與齊衰之麻同也。齊衰之葛與大功之麻同者。謂男子初服齊衰首經七寸五分寸之一。就其中五分去一。得五寸二十五分寸之十九。以爲帶俱用麻。至既虞卒哭時。又漸細。降初喪一等。以五寸二十五分寸之十九爲首經。仍用麻。就此五寸二十五分寸之十九之中。五分去一。得四寸百二十五分寸之七十六。以爲帶用葛。凡大功初喪麻帶與麻衰卒哭後葛帶寸數無異。故曰齊衰之葛與大功之麻同也。

報葬者報虞三月而后卒哭。
鄭玄注報讀爲赴疾之赴。餘同衛湜非說。

謂不及期而葬也。既葬即虞。虞安神也。卒哭之祭待衰殺也。陸德明音義報休注音赴芳付反下同。孔穎達疏報葬至卒哭正義曰此一節論不

得依常葬之禮也。赴猶急疾也。急葬謂貧者或因事故死而即葬不得待三月也。急虞謂亦葬竟而急設虞。謂是安神故宜急也。三月而后卒哭

者雖急即虞而不即卒哭。卒哭猶待三月。所以然者。卒哭是奪於哀痛。故不忍急而待齊衰殺也。要義連葬者亦三月卒哭。見前注。衛湜集說山陰

陸氏曰。此不及期而葬不及期而葬報而後知之。即及期有會而無報葬雖連猶須三月而後卒哭。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櫟詳解報葬

者報虞報葬改爲赴。因事故而急疾以葬不待三月之期也。急葬者亦急虞祭安神宜急也。陸曰不及期而葬者報族姻使知之及期者有會而無

報故急葬曰報葬。急虞曰報虞。報如字。三月而后卒哭葬雖不待三月卒哭必後於三月也。陳澧集說報葬者報虞三月而后卒哭報讀爲赴。急疾

之義謂家貧或以他故不得待三月死而即葬者既疾葬亦疾虞虞以安神不可後也。惟卒哭則必俟三月耳。黃震日抄急葬者急虞祭安神宜急

也。凡虞祭畢即卒哭。今卒哭必待三月已之哀痛則奪之不忍急也。除同前注。衛湜集說父母之喪偕先葬

者不虞祔待後事其葬服斬衰

鄭玄注偕俱也。謂同月若同日死也。先葬者母也。曾

子問曰。葬先輕而後重。又曰。反葬莫而後辭於殯。遂修葬事。其虞也。先重而後輕。待後事。謂如此也。其葬服斬衰者。喪之隆。哀宜從重也。假令父死在前月而同月葬。猶服斬衰。不葬不變服也。言其葬服斬衰則虞祔各以其服矣。及練祥皆然。卒事反服重。陸德明音義偕音皆。令。力呈反。孔穎達

疏。父母至斬衰。正義曰。此一節論並遭父母喪。虞祔及衣服之制也。

父母之喪。偕者。偕謂同月若同日死也。先葬者不虞祔者。雖有同日月

死而不得同月葬。如曾子問篇中所言葬先輕而後重者。謂先葬母也。葬

母既竟。不即虞祔。而更修葬父之禮也。所以不即虞祔者。虞祔稍師父喪

在殯。故未忍為虞祔也。待後事者。後事謂葬父也。葬母竟。不即虞祔。待

葬父竟。先虞父。乃虞母。所謂祭先重而後輕也。其葬服斬衰者。言父母

俱喪。而猶服斬者。從重也。雖葬母。亦服斬衰葬之。以其父未葬而不得變

服也。注皆俱至服重。正義曰。謂同月若同日死者。假令父死在前月

而同月葬者。前月謂母死前之月也。或一月或二月三月。但是未葬之間。

皆是前月。未必唯母死前之一月也。以其父死未葬不變服故也。云及練